

說老杜—杜比亞

戲劇泰斗 杏壇奇葩

羅萬里

老杜從小對戲劇便極度喜愛，且經常偷偷跑去看戲，然由於父親思想觀念的保守，以致不能如願以償就讀戲劇系。但此一從小即根植於內心深處的興趣，非但未因此而稍減，反而在日後從事教育工作時，得以重新實現，不僅將喜好展露無遺，而且還嘉惠衆多學子。





我「知道」杜泰生應該在三十多年前吧，那時剛成立「棗陽同鄉會」不久，每年團拜我會幫顏叔作「臨時工」，看過老杜陪著他的父母參加團拜。我打小就從先父口中聽過他父親的名字－杜鼎。先父只要說起杜鼎將軍就肅然起敬，豎起大拇指，說起杜將軍的種種，我都記在心頭。

但一直到杜鼎將軍過世，我也忙著自己的事業，團拜都幾乎不去了，所以我跟老杜並不「認識」，連話都沒說過。

直到民國一〇一年，我跟美雪回棗陽探親，這才「正式」認識這位看起來不老的老杜。三年前，我當了理事之一，而老杜榮當理事長，我們也就有了接觸，讓我真正了解的杜家之子。

我一直「提醒」他，要他將自己的種種「事蹟」寫下來。他問我：「為甚麼？」

我說：「棗陽歷任理事長都要寫，留作見證！」

他說：「我只是個平凡的老師，沒啥豐功偉業！」

我說：「平凡正是您的特殊地方！」

這樣拖到今天，他終於給了一些「資料」對我說：「你就依這些寫我吧！」

我把資料看了一遍，乖乖隆地咚，我們老杜還真有料哩！



下面就是老杜，不，杜理事長的「平凡但豐富的人生」。我以第三者口氣撰寫，免得讓他覺得「自己捧自己」。

杜泰生理事長，民國三十年六月十七日生於江西泰和，取名泰生。

他是長子，下有三弟一妹。三十八年底，一家人在母親跟一位媽媽娘家叔叔等帶領下，歷經千辛萬苦來台，定居台中。

198 那時其父在十萬大山與共黨作生死戰，當時老杜父親跟他們母子完全失聯，生活當然清苦。後來父親脫險抵台團聚，生活雖有改善，但還是「捉襟見肘」，幸有一位從他兩歲時即來杜家的王副官照顧與周轉（這些生活瑣事在此不談），讓他們兄弟青少年過得還算安定無慮。

在離家北上念大學之前這段日子裡（應是民 39 到 49 年這十年），老杜他倒很像個「長子」，對弟弟滿兇的，凡事都要聽他的。



唯獨對妹妹很好，幫她梳辮子，帶她去看電影……。但由青春期開始，他的個性有了轉變，他變得憂鬱、自我、自卑，又帶著濃濃的鬱傷感，喜歡幻想做夢、愛上藝術電影，對以升學為主軸的東西沒有興趣。所以聯考成績不佳，他本以「政大新聞」及「國立藝專」為前二個志願，但考的成績只能讓他進入東吳法律（雖然可上藝專，但因志願填得較後而未能如願）。

讓他發瘋的法律課程終於在五年後解脫了（東吳法律因念英美法而要念五年），面臨的是「工作」。他的好友很多都留學去了，但他卻在台北私立中興中學當低薪的「教書匠」。那時教員薪水很低，一般大學生（除了師範生）多不願就任。但我們的老杜卻甘之如飴，把學生帶得很好。這時好友一直從美來信，要他到同學就讀的密蘇里大學申請入學，說只要「托福」通過，那邊的一切他都能替老杜辦好。這時老杜居然有些心動，報名補托福了…。但人算不如天算，平時就不太好的胃來了個「急性胃出血」，一入院就被列入「病危名單」。經當時為榮總腸胃科主任的羅光瑞前理事長急救，治療半個月後，再經由外科主任開刀治療，老杜方撿回一命。



命撿回來了，他再也不想離家出國念書了。民國五十七年國教延至九年，老杜有機會到台北市立內湖國中擔任數學教員，因他非本科畢業，故到政大及師大接受教師檢定及數學專業訓練，取得正式數學教師證。民國六十七年，他請調到跟他買的居屋較近的台北市信義區永吉國中。在這些教書生涯中，他像一個園丁，認真、確實、熱情、愉快地帶出數以千計的學生，因為他大多帶的都是所謂「升學班」，所以很多學生都是青出於藍勝於藍，在社會上都有很好的成就。這段「流水帳」其實老杜不很在意，他在意的甚麼呢？這就要進入老杜最值得大家欽佩跟讚許的「話劇」領域了。

前面說過，老杜喜愛藝術與戲劇（包括電影），所以在他教書生涯中，都是兼任導師，他都以一顆永遠不老的心，除教授數學課程外，並在聯課活動中，首創話劇社，指導孩子在表演藝術上，獲得另類的成就與滿足。老杜人看起來很「文青」，滿有藝術家的氣息，平時不怎麼樣，但一接觸到舞台劇，他馬上變成另一個人，表現多才多藝，集編、導、演於一身，其所創作之作品真可謂「多產」，且得獎無數，實在是當今國中教育界之奇葩。

老杜寫給學生最多的勉勵語「人生如戲，戲如人生」這八個字，他認為每個人一生都在現實生活舞台上，扮演著自己。但是，又有誰能像杜老師這般，將每齣戲都演得如此精采而動人呢？



老杜說：「我從小對戲劇便極度喜愛，且經常偷偷跑去看戲，然由於父親思想觀念的保守，以致不能如願以償就讀戲劇系。但此一從小即根植於內心深處的興趣，非但未因此而稍減，反而在日後從事教育工作時，得以重新實現，不僅將我的喜好展露無遺，而且還嘉惠眾多學子。」

永吉國中聯課活動（即現在的社團課）首開話劇組，是全台北市各國中當中唯一僅有的。這不但建立起校園文化特色，更重要的乃是其將話劇藝術在學校教育，甚至社會上發揮了莫大的功能。

初期，老杜只是指導自己擔任導師之班級學生，利用課餘時間排練短劇，至期末再粉墨登場，表演給其他班級同學欣賞。久而久之，大家在這種藝術美學的薰陶下，一個個對戲劇產了極大興趣。老杜遂義不容辭的開創了話劇社，親自義務編、導，甚至必要時還要軋上一角，帶動了校園文化藝術風氣，使得全校師生均主動投入，也使得該社團的團員達到爆滿的程度。

老杜深信，學戲的孩子一如學音樂、學美術的孩子一樣，絕對不會變壞，因為經由戲劇中的忠、孝、節、義、因、



果、善、惡的情節，孩子有了正確的是非觀、道德觀及價值觀，甚至建立一個健全的人生觀，對其一生言行舉止，所產生的潛移默化之功能，絕不亞於其他課程。因此，不論學科成績好壞，只要他來到話劇社，杜老師一定不遺餘力的教導他如何演戲，激發他的表演天份，開發他的戲劇潛能，且不論其將來是否成為戲劇界的一員，只要他不忘在國中生涯中，曾有過一段如此的表演經驗即可。



套句杜老師所說的話：「我組話劇社並不是要孩子將來以此做為跳板，去從事戲劇工作；而是說，在他的人生階段中，給他一個新的，永遠值得懷念的記憶。」像他這種「只問耕耘，不問收穫」的寬宏胸襟，在今日功利氣氛充斥的社會中，試問能有幾人？

自民國六十年，老杜寫出第一本舞台劇本《華夏兒女》之後，至今陸陸續續編寫舞台劇及其他短劇劇本不計其數，並先後獲得中國家庭協會最佳編劇獎及教育部電視劇佳作獎。且在他的指導下，由各國中、五專及社會劇團公演，獲得無數熱烈的迴響。由其導演的舞台劇，更是不勝枚舉，多齣舞台劇並在教育部主辦之劇展中得獎。此外，由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出版，戲劇前輩吳若與賈亦棣教授所著《中國話劇史》一書中，亦將杜泰生之名列於其中（見該書三七六頁），可見老杜對台灣之戲劇運動，有著深切的努力與貢獻。

除了戲劇之外，杜老師對其所教授的學科數學，亦是用盡心力。大家都知道數學向來是多數學生所懼怕的科目，甚至視為畏途的也大有人在。老杜杜老師教學，一定先解除他們的恐懼心理，告知基本觀念的重要，及基本題型的不斷演練，使學生由淺入深，由易入難，循序漸進，以達豁然開朗之境界，這種循循善誘的教法，若非極有愛心，耐心之人，恐難為之。

四十五年教學生涯中（他由 55 年進中興中學，到 95 年退休做滿 40 年，65 歲「被迫」退休），老杜年年均擔任導師，這份職務，是許多人避之唯恐不及的，然而他卻欣然接受。對於無學習意願之學生，每每多方鼓勵，從不對其放棄；至於表現良好之學生，老杜亦不會對其視為當然，同樣的給予獎勵；對清寒學生，





則不時給予資助，使其能專心向學，對於頑劣之學生，更是特具愛心，使那些頑石，在老杜春風化雨之下，無不個個點頭。

話劇是一種直接面對觀眾的藝術表演，對觀眾有直接的，深刻的視、聽覺印象，舞台劇也是一種高度藝術，對於美化人生，及吾人心靈精神層面，亦有其獨具之影響力。老杜三十餘年來，默默為話劇獻出一份力量，培養了不少演員（如：李國修），更使學生和社會大眾，對話劇產生了濃厚興趣，從而美化心靈境界，使人格達到昇華，真是功不可沒。故其能榮獲八十六年度的「師鐸獎」，並當選藝術教育類的特殊優良教師，真是實至名歸。

最後，我對老杜在 65 歲退休（民國 95 年）後，依然接受學校的聘請，到學校任教數學輔導教學跟社團的話劇社的指導老師，並以多餘教室成立「小劇場」，讓話劇社的學生每學期發表他們的「成果演出」，記得我跟顏叔曾經到永吉欣賞過他們熱烈的演出，令人感動。

前年（民國 105 年）11 月，永吉國中建校 40 周年，老杜將校長、老師、學生「一網打盡」，同台演出大型舞台劇《麻辣家族》，我們看到七十多歲的老杜，集編、導、演一身，讓師生 30 多人演出了令人難忘的舞台劇。在掌聲中徐徐落幕後，老杜帶領全體演員謝幕的那一刻，我想老杜一定感到欣慰跟驕傲！

「我要做到做不動的時候，才會放棄舞台劇！」自稱是杜氏比亞的杜泰生這麼說。

我看到老杜炯炯有神的雙眼，流露出無限的自信與滿足，很自豪的。

